

通过仪式抵抗 ——论《发条橙》中的暴力机制与主体建构

林继鹤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在小说《发条橙》中,安东尼·伯吉斯以战后英国社会为模板想象了一个充斥着暴力与野蛮的未来世界。通过对主人公阿历克斯从暴力施加者转变为暴力承受者这一经历的刻画,作家展露了阿历克斯经由“虚假自我”寻找到“真实自我”的成长历程。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暴力,除了具有道德上的训诫意义外,还成为一种观赏性的仪式参与了主人公的主体建构。借由这种“暴力—仪式”联动机制的书写,小说对战后欧洲社会出现的阶层矛盾、精英政治及技术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关键词:暴力;主体建构;仪式;抵抗;《发条橙》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17(2020)02-0062-07

《发条橙》是由安东尼·伯吉斯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在这本书发行之初,书中存在的乖张的暴力情节和晦涩的语言实验使得这本小说毁誉参半,反响平平。后来经由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荧幕呈现,《发条橙》这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著作。小说所呈现的暴力场景和洗脑技术,以其夸张性、超前性博得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基于此,国内目前针对这本小说的研究多将其视作科幻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有关它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道德选择与自由意志”“暴力创伤与反乌托邦”“语言实验与社会伦理”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自然关注到了《发条橙》明显呈现的主旨特质,也符合原作者的创作动机:“《发条橙》本意是想成为一本小册子,甚至是一本宣教

书,告诫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何等重要。”^[1]但却忘记了作为一种文学叙事,《发条橙》所归属的叙事类型。

通过安东尼·伯吉斯对主人公阿历克斯的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发条橙》实际上是一部讲述主人公蜕变轨迹的成长小说。小说开始,阿历克斯以一种抢劫、强奸、杀人无恶不作的形象出场,后因为一次室内盗窃中被捕入狱。为了提前出狱,他接受了政府的洗脑实验而被迫失去道德选择。之后由于某种契机,阿历克斯恢复了本性,但终因厌倦作恶,开始思考向家庭生活回归的可能。作者对阿历克斯经历的描写,其实是“离家出走——经受磨难——发生改变——回归家庭”成长叙事模式的再现。可以说,安东尼·伯吉斯对阿历克斯的态度是

暧昧模糊的:在塑造人物时,一方面,他将阿历克斯刻画成“恶魔—撒旦”,一个世间秩序的破坏者;但另一方面,他又对阿历克斯予以同情,将他视为一个受难者,施加在他身上的惩罚远远超出了他所应承受的范围。在一篇文章中,安东尼·伯吉斯甚至直言,“如果我们热爱人类,那就不能将阿历克斯排除在人类之外,不加热爱。”^{[1]6}

安东尼·伯吉斯对阿历克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战后英国社会浮现的青年亚文化存在关联,或者更进一步说,作家本人即是这种亚文化的直接受害者。在阐述《发条橙》创作背后的社会经验时,伯吉斯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所遭遇的青少年团伙暴力。“这些年轻人好像单纯地酷爱攻击本身。”^{[2]186}这种极端无度的暴力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后英国年轻一代心态上的转变——一方面,刚从二战经历中脱身出来的人们,面对复杂而庞大的文明社会的凋败,感受到的只有无所适从的幻灭感和失望感,以及自主性的丧失^[3];另一方面,战后英国社会的福利制度虽然改善了民众的经济生活,但并未许给他们原本应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这些处在社会边缘位置的青少年,“他们的地位被体面社会所否定”^[4],与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价值观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5]。这也恰好解释了何以《发条橙》中对暴力的表现会如此的显露与乖张。某种程度上,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的创作接续了此前英国“愤怒的青年”作家们的写作范式,其笔下的阿历克斯形象也因为桀骜不驯、怙恶不悛的性格而被归入到“反文化”“反英雄”的人物序列中去。从这个角度看,《发条橙》文本内部所描述的暴力构成了阿历克斯们的亚文化基柱,通过这种暴力的表达,战后英国年轻一代完成了自己的主体建构。因而,暴力与自我,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讨论《发条橙》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旨在研究《发条橙》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着重分析暴力机制在其主体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以此说明《发条橙》在暴力问题上做出的深刻理解。

一、“虚假自我”与“虚假家庭”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发条橙》中阿历克斯不顾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肆无忌惮地奸淫掳掠的做法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但是仔细体会作家在文本中对阿历克斯的剖视,以上看法是值得质疑的。与其说阿历克斯是一个行使了“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倒不如说他拥有行使“意志”的自由更为贴切。与前者既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的选择权利相比,实际上,阿历克斯只是拥有了要么行恶要么不行恶的行动权利而已。表现在主人公阿历克斯身上的主体意识并不像其他论者指出的那样那么自主,恰恰相反,在小说一开始,阿历克斯所具有的主体意识是残缺的,其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是一种“虚假自我”。

这在安东尼·伯吉斯对《发条橙》叙述者的选择上初露端倪。虽然整部小说采用的是以阿历克斯为讲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但到了小说的最后,当阿历克斯以成年人的口吻出现,作家的叙述视野才得以完整展开——整个故事其实是“成年阿历克斯”在向读者回忆自己青少年时候曾经发生的事。有了“成年”与“青少年”这样一种身份的间隔,再次回味阿历克斯对自己过去的叙述,便多了一层反思意蕴。这尤其表现在阿历克斯对自己饮用“毒牛奶”后幻觉的描述上:

“来一点牛奶,你就得躺下,然后你会觉得你身边所有的玩意,都像是发生在过去。……你又被自己的靴子,鞋子,指甲,或者别的什么鬼玩意给催眠了,这当口,你就像是被人提着脖子拎起来摇,好像你跟个猫似的。摇着摇着,就把什么都摇丢了。你的名字,你的身子,还有你自己,你一点都不担心。你等着,看着你的靴子或指甲变黄,黄上加黄,一直黄下去。灯光噼里啪啦,像是原子核反应,你的靴子,指甲,也有可能是裤子屁股上的一点土变成老大老大老大的一团,比整个世界都大。”^{[1]9-10}

服用毒品的阿历克斯迷失在了毒品给他带来的幻觉中,发觉自己的“靴子”和“指甲”越变越黄,

直至丢失了自己的姓名、身体甚至自我,变成“猫”一样的存在。在这过程中,阿历克斯的主体发生了一个由人向兽的蜕变。这虽然讲的是毒品诱导下发生的偶然情况,但也从侧面表明,阿历克斯的主体自我并不坚固,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他自我构成中的原始生物本能对他的控制,其实远远超出了他身上所具有的人性。

除此之外,《发条橙》语言的使用也透露出阿历克斯并不具备自由选择的能力。在小说每个部分的开始,阿历克斯都会反复向自己提问:“接下来去干啥,嗯?”这样的问题在文中总共出现了12次之多。阿历克斯对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并无清楚的规划,其行动所凭依的不过是一时兴起。当撇去他眼里所见到的恶之后,剩下的其实就只是茫然不知所措。因而,这也就很难判定,阿历克斯的恶行是他有意避开善的一次自由选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伯吉斯展示出以阿历克斯为代表的战后青年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过来又指涉出阿历克斯们主体身份的游移。为使《发条橙》能够在未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显过时,安东尼·伯吉斯特地创造出了一种只有混混团伙内部成员才能听懂的话——纳查语,其通过与日常语言的区别显示出对主流秩序的叛逆性和反抗性^[6]。作为小说中纳查语的主要运用者,纳查语将阿历克斯的主体自我划分出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两个区域,阿历克斯灵活地在成人社会与混混社会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在社会监护者眼里,他佯装出安分守己的样子;在流氓同伴身边,他又重操奸犯科的旧业。正是通过这两套不同言语习惯和行为模式的转换,阿历克斯暂时消除了自身的不确定性,从而建立起了稳固的身份认同^[7]。但这种身份认同的获得,势必要以主体身份的撕裂为代价。纳查奇语的使用,给予阿历克斯一种虚假性的自我——一面是主流社会面前的谦谦绅士,一面是地下社会挣脱了道德秩序规范的恶徒——他身上所具有的兽性与人性使其表现出

“半人半非人”的特殊身份状态^{[2][190]}。

很大程度上,阿历克斯“虚假自我”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家庭环境”存在密切关联。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发条橙》中“家”的形象贯穿在文本始终。从阿历克斯的原生家庭,到他的那帮混混“兄弟”、社会监护人,再到国狱48F,直至最后阿历克斯对正常家庭的想象,阿历克斯一直在寻求一段健康的家庭关系。但是不幸的是,无论是阿历克斯的原生家庭,还是他的社会关系,都无法支撑阿历克斯形成真实、独立的主体自我。

首先来看阿历克斯的原生家庭。从家庭成员的角色作用上看,虽然阿历克斯的父母构成了家庭的核心,但是实际上,除了仅有的一点物质保障外,他们不仅对阿历克斯精神世界的关照显示出失职,而且反倒在阿历克斯面前表现得畏畏缩缩。仅有一次阿历克斯的父亲因为一场噩梦,对阿历克斯表示自己对他担忧,但也很快就被来自阿历克斯的金钱堵住了欲言又止的口。而当后来阿历克斯从监狱返回家中,阿历克斯的父母又一次扮演了失职的家长角色:阿历克斯发现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被房客取代,当他向父母索取应有的权利,父亲以租期未到为由对阿历克斯表示了拒绝。

与之相似的是,阿历克斯的混混团体以“兄弟”的名义构成了阿历克斯核心家庭的成员,但与他的父母一样,他们未能尽到支撑阿历克斯形成“真实自我”的责任。他们之间的相处赖以维系的是各自欲望的满足。因而当阿历克斯试图成为他们之中的领头,他们果断选择了背叛。

阿历克斯对健康家庭关系的寻求,实际上是为实现自我认知寻求一个可能。然而,他所遭遇的“虚假家庭”只能够维持其“虚假自我”的内在平衡。为达成“虚假自我”到“真实自我”的转变,阿历克斯必须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办法。

二、“暴力—仪式”与主体建构

形形色色的暴力是《发条橙》这部小说最引人注

意的特点。在《发条橙》所呈现的世界里,街道凌乱不堪,公共设施损坏严重,到了夜晚行人步履匆匆,不敢稍事停留。文明社会建立起来的秩序荡然无存,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仿佛进入到了一个“泛暴力时代”^[8]。在安东尼·伯吉斯的建构中,这里不仅充斥着抢劫、恶斗、强奸、杀人诸类种种个人的极端暴力,还存在着政府机构对公民个体所施加的权力暴力。“暴力”构成了伯吉斯小说道德训诫的重要标靶。通过这种近似“反乌托邦”的暴力叙事,伯吉斯向人们预示着人性深处潜藏的嗜血欲望与邪恶原罪。但正如伯吉斯本人所说,“此书也有道德教训在内,这就是强调道德选择的根本重要性这一有气无力的传统观念。这个教训显得不合时宜,……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说教,而是要展示。”^{[2]5-6}伯吉斯在小说中对暴力的乖张呈现并不只局限在暴力背后的道德病态。作为与阿历克斯的成长紧密相连的环节,暴力参与到了阿历克斯主体自我的建构过程当中。从这个层面来看,伯吉斯在《发条橙》中对暴力行为的渲染实际上成为用来反映阿历克斯主体建构的一种手段。

相较于其他书写暴力的小说,《发条橙》所描写的暴力显示出明晰的程式化特征。在叙述阿历克斯与其混混团伙的暴力行为时,伯吉斯赋予阿历克斯一套特定的行为模式:在行动之前,他们会先在克洛瓦奶吧饮用“毒牛奶”提神,然后再去“纽约公爵”酒吧寻找能提供伪证的目击者,当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之后,阿历克斯们才会继续开展他们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的程式化不仅表现在阿历克斯个人的暴力行为中,在政府对阿历克斯施行洗脑改造的过程中,这种“暴力程式”甚至被提升到了规章制度的地位。阿历克斯所接受的“路多维可疗法”实际上是一种条件反射机制,通过“暴力”与“恶心”的长期共时体验,从而形成实验对象未来对暴力的自主反应。当阿历克斯对这种重复单调的实验过程表现出排斥和抗拒,那些实验人员便采取强制措施将

他推上试验台。这样的行为反映出“暴力程式”的不可违抗性,进而与一种“仪式性活动”构成联系。

按照人类文化学的定义,“仪式经常固定地和重复地在某个时间或某一特定情况下举行”,“是被一个群体内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按某种既定程序进行的身体的活动与行为。”^[9]伯吉斯在《发条橙》中书写的社会暴力以其重复性和稳固性,在阿历克斯建构主体自我过程中充当了必不可少的“成人仪式”。借由这种“暴力—仪式”联合机制的书写,暴力本身所具有的破坏性与毁灭性,逐渐被转置为仪式主体的创造性与能动性。^[10]

“暴力—仪式”联合机制对阿历克斯主体塑造的作用,表现在小说中,显示为大小、各式各样的暴力场景。作为这种“暴力—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历克斯在扮演执行者角色的同时,也扮演着被执行者的角色。例如在小说开始时阿历克斯殴打刚从图书馆出来的教授,以及第三部分被那位教授认出继而遭到所有在场老人的围殴,这种角色的转变映射出在“暴力—仪式”机制作用下阿历克斯的主体自我所发生的转变。而在这些暴力场景中,有两场暴力行为的发生——一是阿历克斯在作家亚历山大面前对其妻子施加的暴力,一是出狱前政府机构在众人面前对阿历克斯施加的暴力——因其独特的表演性质,成为反映阿历克斯主体建构最具典型意义的“暴力—仪式”场景。

首先来看阿历克斯在作家亚历山大面前对其妻子施加的暴力。在小说中,伯吉斯有意将阿历克斯与亚历山大塑造成为一个自我的不同两面。“阿历克斯和他的另一个自我,F.亚历山大”^{[11]6}除了年龄上的差距,他们两人具有相同的名字(Alex与Alexander),相同古怪的性格,并且都口述、书写了一本名为“发条橙”的书。可以说,作家亚历山大是未来版的阿历克斯。但是与此同时,伯吉斯对亚历山大住处名称的设置——“家”^①——显示出强烈的

① 在王译版本《发条橙》和杜译版本《发条橙》中,对“家”这名字归属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王译认为“家”是小屋的名称,杜译认为是作家亚历山大的姓氏。在比较英文原著以及作家名字“F. Alexander”的印证下,以王译版本的说法为是。

隐喻色彩:联系上文对“虚假家庭”的分析,以及后文亚历山大在阿历克斯受难后对其“像老妈一样”^[17]呵护的行为,亚历山大实际上还充当了阿历克斯生活职能层面的父亲角色。因而,阿历克斯在“家”中殴打亚历山大,并强迫亚历山大观看他对其妻子施行强奸,这一幕“暴力—仪式”场景是对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现。通过这种“杀父娶母”式的暴力行为,阿历克斯与过去的“虚假自我”和“虚假家庭”决裂,从而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真实自我”。

然后是出狱前政府机构在众人面前对阿历克斯施加的暴力。在这一幕“暴力—仪式”场景中,阿历克斯成为政客们眼中的实验品,他们在其身上施加的暴力不仅成为考验“路多维可”疗效的一次展示,更成为阿历克斯主体自我建构失落的一次曝光。在监狱这个大环境下,阿历克斯被剥夺了象征自我身份与独特性的姓名,他的称谓被一长串简单化、模式化的代号“6655321”取缔。除此之外,在“路多维可疗法”的作用下,阿历克斯失去了道德选择的自由——他虽然在政客面前产生了愤怒和性交冲动,但是也只能屈从于生理上的恶心而被迫做出相反的善行。因而,阿历克斯变成作者所说的“发条橙”——“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来摆弄。”^[25]——又恢复到了“虚假自我”的身份状态中去。“毁灭和流放也不可避免再次到来。”^[11]

除了以上两种“暴力—仪式”场景外,伯吉斯还设置了一个隐含的暴力情境。出狱后的阿历克斯被当上警察的混混同伴拉倒郊外殴打,在百般无助的情况下回到了作家亚历山大的“家”中。而识破阿历克斯身份的作家利用阿历克斯听不了音乐的弱点,将其困在阁楼内,被逼无奈的阿历克斯选择

了从高处跳下以寻求解脱。这里同样可能存在着诸如上文“暴力—仪式”场景中出现的“表演”机制:一心寻求报复的亚历山大就坐在楼下,一边放大音乐,一边听楼上的阿历克斯发出痛苦的叫声。然而就在这误打误撞中,从高处跳下的阿历克斯意外地摆脱了“发条橙”的身份状态,进而建构起自己的主体身份。

以这种“暴力—仪式”场景为分野,《发条橙》形成了关于阿历克斯主体建构的“N”型叙事模式(见下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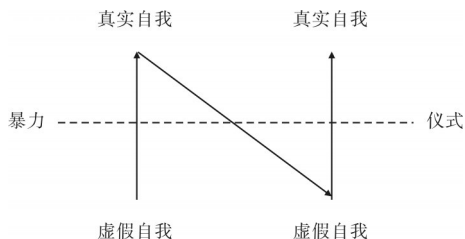


图1 《发条橙》中的“N”型叙事

在第一阶段由“虚假自我”向“真实自我”的转变中,暴力的运用使阿历克斯萌发出“自我作主”的权力意识,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在暴力环境下激发出的自我,往往因为其自身带有的畸形特质走向自我的反面,这也恰好解释了何以阿历克斯后来会犯下杀人的过失;而到了第二阶段,阿历克斯面临的是又一个极端压抑的监禁环境,这种来自国家机器的暴力造成了自我的丧失,使得他又一次向“虚假自我”滑落,但相比于过去的混沌状态,阿历克斯开始察觉到约束,并且试图去寻找反抗;在最后一个阶段,阿历克斯身上虽然仍存有暴力倾向,但因为经历了施暴者与受暴者身份的转变,此时的阿历克斯已经有了“善”与“恶”的观念以及对他者的共情能力,逐渐开始向内心寻求自我的反思。“暴力—仪式”联动机制在阿历克斯的成长与主体建构中既起到了制约的作用,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总的来看,在这种社会暴力的作用下,阿历克斯经历了

① Philip E. Ray. 在“Alex Before and After: A New Approach to Burgess' *A Clockwork Orange*”一文中提出,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存在着一个“V”型叙事模式,阿历克斯的自由意志经历了“自由—不自由—自由”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本文以他的叙事模式为基础,在此提出阿历克斯主体建构经历的“N”型叙事模式。

一段类似阶梯状不断向上发展的成长历程。

三、结 语

小说中阿历克斯的案例绝非作家的离奇想象,在作者安东尼·伯吉斯生活的英国,就曾兴起过诸如“泰迪男孩”“光头党”“摩登族”“嬉皮士”“朋克”等大大小小数十个青少年文化帮派。以战后英国社会浮现的青年亚文化为现实模板,通过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文学性叙事,《发条橙》对战后世界的社会机制与人们的行为机制、心理建构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小说所展示的暴力机制,除了具有指涉战后社会混乱秩序的现实意义外,还成为一种“仪式性”的抵抗手段。

首先,这种暴力机制指示出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尖锐阶层矛盾的抵抗。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建立起了福利国家制度,原本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进入到一个物质富足的“丰裕社会”。但在繁荣的外表下,这个战后世界潜藏着汹涌的暗流:资本流动的结构差异实际上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财政支出远没有声称的那样高昂^[12]。当阿历克斯们在街边行凶时,中产阶级正沉溺在电视转播的文化节目中,根本不曾察觉到窗边发生的一切。中产阶级与底层社会之间形成了一道厚厚的经济屏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层出不穷的社会暴力成为底层民众表达不满、宣泄愤怒的途径。

其次,小说所展现的暴力是对精英政治的抵抗。《发条橙》中出现的政府形象更多地指向权力精英掌控下的社会管理机构。为改变社会上弥漫的暴乱风气,那些政治精英们提出的解决方式是采用“路多维可疗法”以及雇用流氓警察。这样的做法只能从表面上缓解冲突的发生,造成一种和平的假象,冲突背后真正的矛盾根源被掩盖,并没有得到解决。从这个层面上说,《发条橙》中的暴力是那些被权力精英所遮蔽的底层民众,为寻求政治上的呼声选取的发声通道。

最后,通过暴力与主体建构关系之间的探讨,《发条橙》对战后欧洲社会日益凸显的技术主义倾向表露出担忧。在此之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人文理性渐趋衰微,战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唯科学主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刚从废墟中走出来不久的战后世界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小说中出现的“路多维可疗法”试图以行为疗法取代思想引导,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过分注重技术进步而忽视人文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M].杜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 [2]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纪念版)[M].王之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 [3] 程悦.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68.
- [4] Albert K. Cohen. *Delinquency Boys: The Culture of Gang* [M].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5: 121.
- [5] 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10.
- [6] 沈文静.话语身份的建构——以《发条橙》中纳查奇语为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7.
- [7] Todd F. Davis, Kenneth Womack. O my brothers': Reading the Anti-Ethics of the Pseudo-Family in Anthony Burgess's *A Clockwork Orange* [J]. *College Literature: A Journal of Scholarly Criticism and Pedagogy*, 2002(2):23-24.
- [8] 王丛.泛暴力时代的“文明病态”警示——析库布里克电影《发条橙》[J].电影评介,2013(Z2):60.
- [9]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31.
- [10] 金雯.乌托邦小说的极限:《发条橙》对暴力发生和传播机制的剖析[J].当代外国文学,2016(4):59.
- [11] 匡馨.马拉默德笔下美国犹太人的现实与想象[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492.
- [12] 黄斐.繁荣背后:英国新左翼对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批判[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122.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On Violence Mechanism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A Clockwork Orange*

LIN Ji-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In *A Clockwork Orange*, Anthony Burgess imagined a future world of violence and brutality based on postwar Britain.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he protagonist Alex's transformation from a violator to a receiver of violence, the author revealed Alex's growth process of finding the "real self" through the "pseudo-self". The repeated violence in the novel not only has the moral admonition significance, but also becomes a kind of ornamental ritu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in body construction of the protagonist. Through the writing of the "violence-ritual" linkage mechanism, the novel questions and reflects on the class conflict, elitism and technicalism in post-war European society.

Keywords: violence; subject construction; ceremony; resistance; *A Clockwork Orange*

(责任编辑 伯 灵 校对 伊人凤)

(上接第 4 页)

Aesthetic Perception from Thinking to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ext

WANG Xiang-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 on which all human thinking depends, no matter what kind of world it belongs to, is the actual material condition and its transference. It is a leap from the sensible to the rational to make a verbal or further literal response to the inner feelings he has given himself. At this time, due to the use of language or the logic of the text and the image of the emphasis on each, different styles are divided into. And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 have their own stress on thinking and writing externalization. But as long as the thinking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expression of words, it is a leap of perception, so that it is the essential change.

Keywords: aesthetic; perception; the text; externalization

(责任编辑 伯 灵 校对 伊人凤)